



世界经典名著

大卫·科波菲尔

(三)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贺雪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员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怨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挑战 .....	猿
第二十九章	重到斯提福兹府上 .....	缘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	逆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	苑
第三十二章	一条漫长旅程的开始 .....	愿
第三十三章	置身云端.....	员
第三十四章	姨婆吓了我一跳.....	员
第三十五章	失意.....	员
第三十六章	热心.....	员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员
第三十八章	散伙.....	员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与希普.....	员
第四十章	流浪者.....	员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姑姑们.....	员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员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员

## 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在艾妮斯离城时，我又看到尤利亚·希普。我去票房为她送别，他也在那儿，打算乘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当看到他穿着那件又瘦又小，紧贴肩膀的深紫色外衣，连同那把高高支起的、放在车顶后座边的伞时，我感到一种小小的得意。艾妮斯当然也坐在车里边了。但在艾妮斯面前，我所做的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努力，或许得到了小小的报酬。如同在餐桌旁一样，在车窗前，他像一头兀鹰一样没完没了地在我们附近打转，把我对艾妮斯和艾妮斯对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了去。

他在炉旁把他那番心腹话对我说了之后，我便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境界，在痛苦中，我把艾妮斯对我说的关于合伙的谈话想过许多。“我只好按照我希望是对的事情去办。我感到为了爸爸的平安，就只能这样，所以我只好劝爸爸这样做了。”为了她父亲的缘故，她对任何牺牲都会以同样的感受作出迁让，以同样的感受来支持她自己，这种令人烦恼的预兆不断地压在我心头。我清楚她怎样爱慕她父亲。我知道她的性格是怎样地要求她尽孝道。我从她那里听说，她承认是她在不知不觉中使她父亲犯了错误，她认为她欠下他一大笔债，她热诚地想去补偿。我看到她同那个穿深紫色外套的赤发鬼是那样的不同，我就觉得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事就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她那灵魂深处都是纯真的自我牺牲，而他那灵魂深处都是卑鄙无耻的自私。毫无疑问，他对此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对他的阴险狡诈，他已经考虑得

— 员 —



很清楚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做这样一种牺牲的前途肯定会毁掉艾妮斯的一生。我也敢肯定，从她的态度上表明，她在当时还未预见到这一点儿。我若把这将要到来的事对她提出暗示，就会立即令她苦恼。因此我们未作任何解释就分别了。她从车窗中冲我摆手，微笑着。那个恶魔在车顶上扭来扭去，好像他已经把她紧紧抓住，得胜而归了。好久好久，我都不能忘却与他们分别的情景。当艾妮斯写信告诉我，她已安全到家。每当我沉思时，这个问题一定出现，我的苦恼一定会加倍。几乎没有一夜我不梦见这件事。它已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幕，像我的头与生命永不可分一样。

我有很多空闲时间去琢磨我的苦恼，因为斯提福兹来信提到他回到了牛津，当我不在博士院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无聊。我感觉，我此时对斯提福兹产生了一种怀疑。我回信时写得仍是那样亲热，但我觉得，他恰好那个时候不能来伦敦，总的说来，是让我十分欢喜的。我担心的事是，艾妮斯的影响还留在了我身上，不会为了想与他见面而受到动摇。并且因为她在我思想中和兴趣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她的作用更有力。

与此同时，日子一天天悄悄溜走了。我在斯本罗——约金士事务所做学徒了。我姨婆一年给我九十镑（我的房租和零用费除外），我的公寓租期为一年。虽然我觉得晚上在这地方是可怕的，晚间很长，但我能在无精打采中乞求心情的安定，拼命地喝咖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有了三种发现：第一种，克鲁普太太患有“金兰”这种怪病，一发作，鼻子也跟着发炎，因此长期需要用薄荷来进行治疗；第二



种，我的食品贮存室里的气温很不好，白兰地酒瓶总发生爆炸；第三种，我在世上，形影相吊，这种情形，绝大部分用故事诗的形式写下来。

我学徒期开始的第一天，我只给事务所的同事们买了些三明治和雪里酒，并未举行其它祝贺活动，晚上我一个人到戏园子里看了一出戏。这是一出和博士院同样古老的戏，名字叫《生客》。我看了哭得不能自己，照了照镜子，我都哭得变了样儿，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在这一天，当我们办好一切手续后，斯本罗先生说，他本想借这个机会请我光临他在诺乌德的家，祝贺他与我的师徒关系。但由于他在巴黎上完学的女儿正要回来，家里的事情还未就绪，所以当天不能请我光临他家。但他却对我说，在他女儿回来后，他就能有幸请我做客。我只知道他独身丧偶，只有一个女儿。我对他这份好意表示感谢。

斯本罗先生果真遵守诺言。半个月后，他又提起了那次请客的话题，并说，若我肯赏脸下星期六到他家里，留到星期一，那他可就非常高兴了。我说我肯定要去光临的，于是就这样定了，他用他的轻便四轮双马敞车把我带到诺乌德，然后再带我回来。

那天终于到了，那会儿，我的绒毯提包也被拿工资的录事们所羡慕。至于诺乌德，对他们来说，成了神秘，令人向往的圣地。有一个录事说，他听说斯本罗先生吃饭用的都是金银器皿，精美陶瓷；还有人说，他家的香槟酒可随意饮用，放在桶里如同普通喝的啤酒一样。那个戴假发的老录事（提菲先生），在他当录事的工作中，因公事曾去过那儿，并且每次都进到了用早餐的小厅中。据他说，那个餐厅富丽堂



皇，而且他在那儿喝过东印度黄雪里酒，那样名贵的酒，喝了直让人眨巴眼。

那天在主教法庭，我们有一个延期续审的案件，是关于一个面包师在教区委员会反对修路捐款而被教会除名的案件，因为，据我估计，那证据的冗长相当于两倍的《鲁滨逊漂流记》。在结束案件时，天气已晚了。不过，我们判决他出教六个星期和无数的诉讼费。然后那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原告、被告两边的辩护律师一同出城，我和斯本罗先生也一同坐上了那辆四轮马车。

那辆四轮马车很漂亮。那马高昂脖颈，高举四蹄，仿佛它们都知道自己属于博士院。在博士院里，有许多涉及到体面的时候，大家没有不争强斗胜的，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相当一些精挑细选的车马与车夫。但是，我本人一向以为，而且将来也要一直以为，在我这个时候，众人所关注的争强斗胜的东西是衣浆的硬度。我认为，民教法学家们所穿的衣物，已硬到人类的本性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们坐车一路出城，十分舒服，斯本罗先生就将我干的工作，简单地说给我听。他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工作更高雅的了，你千万不要把它和代诉师的工作混在一起，因为这种工作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码事；它和别的比起来，是个很冷的冷门儿，绝不让外人轻易挤进来，它不像其它的那样机械、死板，但比其它的更有利可图。他说，我们在博士院里办案，比在其它任何机关里，都更随意，所以，我们成了一个特殊集团，自成一体，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是受雇于代诉师这件不开心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又告诉我，代诉师是人类之中最低级的，只要稍微有

— 源 —



体面的民教法学家，都看不起他们。

我问斯本罗先生，在他看来什么样的业务在我们这一行里是最有出息的。他说，一份适中的遗产，正好值三万镑到四万镑，而后因为遗嘱引起纠纷进了法庭，这样可以说是最有出息了。他说，在那时，不仅在办理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开庭时，而且在质审与反质审中作成千上万的口头及书面证明的时候（更不用说上诉的时候，是提交到代表庭，而后提交到贵族院），都可以有很多稳定外快收入。而且，最终，因为诉讼费一般都可以从遗产本身扣，正因为如此，原告和被告都摩拳擦掌，把官司打得热火朝天，费用是不计较的。于是他说了一堆关于称赞博士院的话。他说，在博士院里，最让人欣慰的是它的周密。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它那样管理得舒服了。它是安静温和的最佳体现。一句话可以说尽。举个例子，你在主教法庭里起诉一个离婚案件或一个赔偿案。你把这个案子，在你们亲得像一家子的自己人之中，暗自使一套小把戏，从容不迫地把这套把戏弄完。假如你对主教法庭不满意，你就可以把案子送到拱门法庭。这与主教法庭是同一个法院，在同一个屋子里，相同的被告席，还是那个律师，却是另一个法官。因为在那里，主教法庭的法官能够在开庭日出庭作辩护。好了，你在那儿同样玩了一次把戏，你还是不称心，那就把案子送到代表法庭。而教会代表是一些无事干的辩护士，在前两个法庭玩弄同一套把戏时，他们就在那儿看着如何洗牌、分牌、斗牌，并与玩牌的人都谈过这两场牌局。现在他们却作为法官重新审理案子，使每个人都满意！心怀不满的人尽可以说博士院怎么堕落，博士院如何严密，博士院如何需要改善。斯本罗先生最后严肃地

— 缘 —



总结这段话：“但当每一斛麦子最贵时，也是博士院顶忙的时候，而可以严肃地向全世界宣布，你碰一下博士院试试，只要一碰，国家就要塌台了！”

我倾听斯本罗先生的这番话，使我疑心斯本罗先生是否对国家的认识正确，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意见。关于每斛小麦的价钱，我自觉无力抗衡，因此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我这一辈子，在各种问题上，它曾一再出现，把我打得一败涂地。确切说来，在各种不同场合里，我不知它与我有哪种关系，或它有什么权力打败我，但任何时候只要我看见它硬插进来（我觉得它一直是那样），我就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认输。

这是题外话，我不是那个去碰博士院使国家塌台的人。我用沉默来驯服地表示，我对这个在年龄和学识上都超过我的人的所有意见都唯命是从。我们也讲《陌生人》，讲话剧，讲两匹马，直到我们来到斯本罗先生的大门前才结束。

斯本罗先生家有一个漂亮的花园。那时虽然不是一年中玩赏花木最好的时节，但花园收拾得那么精致，我十分着迷。那里有一片绿绿的草坪，有一丛大树，有我在暮色中仅能辨出的土径，上面架有拱形格子棚，有花木攀附，我心想：“斯本罗小姐一定在这儿独自散步，唉！”

我们进入灯火辉煌的屋子，先来到门厅，那里挂着各种高帽、外套、格子纹呢衣、手套、鞭子和手杖。“朵拉小姐在哪里？”斯本罗先生对仆人说。“朵拉，”我想，“多妙的名字啊！”

我们来到旁边一个房间（我想那就是以褐色东印度葡萄酒著称的早餐厅）。这时一个声音说：“科波菲尔先生，小女



朵拉，小女朵拉的朋友！”是斯本罗先生说的，毫无疑问，但我听不出来，也不关心那是谁。一会儿，我命里该遭遇的事来到了。我是一个俘虏，一个奴隶。我爱朵拉·斯本罗，我爱她爱得精神错乱了。

我认为她是一个仙女，是一个精灵——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她是一个从来没人见过的什么，人人想要的什么。我陷入了爱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我还没在深渊边上停留一下，没往下看一下，没往后看一下。没等我想出一句跟她说的话，就一头朝下跃进去了。

“我，”我刚鞠了一躬，还不知哼了一句什么，就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说：“我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人不是朵拉，而是那个朋友——摩德斯通小姐。

我并不觉得我那时很诧异。据我来看，我不再有吃惊的体面留下。人世间除了朵拉，别无可令人诧异的事物了。我说：“摩德斯通小姐，你好吗？但愿你很好。”她回答说：“我很好。”我说：“摩德斯通先生也好吗？”她回答说：“舍弟很健壮，我谢谢你。”

我相信斯本罗先生见我们相互认识肯定很奇怪，这时才插嘴说：

“科波菲尔先生原来和摩德斯通小姐早就认识。”

“科波菲尔先生和我，”摩德斯通小姐用冷若冰霜的镇定态度说，“是亲戚，曾一度相识，是在他童年时期，后来事变境迁，把我们分开了，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了。”

我回答说，不论在哪里，我总认得她。这话是真的。

“承摩德斯通小姐关照，”斯本罗先生对我说，“接受了做我女儿朵拉的女伴的职务。我女儿朵拉不幸没有母亲，幸



好摩德斯通小姐答应做她的女伴来照顾她。”

我当时突然觉得，摩德斯通小姐像藏在衣袋中的武器，与其说用来保护，不如说是用来攻击的。但当时对于任何事情，我只有短暂的念头。我只觉得我看到，在她那可爱的随意态度中，并不想与这位伴侣和保护人格外密切。正在这时，铃声响了，斯本罗先生说，这是第一次晚餐铃。于是我去准备了。

在这种陷入情网的心情下，换衣服或任何其它活动的念头都未免有些滑稽了。我拿着绒毯提包的钥匙坐在炉前，想象着那位明眸善睐的稚气的迷人的朵拉。她的身段多么好，她的面庞多么漂亮，她的举止多么优雅，多么仪态万方，多么迷人啊！

在那种情形下，我本该仔细打扮一下，但铃声又响了，我只好赶紧换衣服下了楼。那里有一些客人。朵拉正与一个白头发的老先生说话。尽管他老得白发苍苍——据他说是一个曾祖父——我还是疯狂地憎恨他。

我当时是怎样一种心境啊！不论是谁，我都嫉妒，连有谁比我跟斯本罗先生更亲密这念头都让我无法容忍。听他们谈我不曾参与的事，我十分难受。一位秃头的面貌极为和蔼的人，隔着桌问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宅子吧，我简直想对他使出一切报复手段。

我只记得朵拉。除了她，我一点儿也不知都吃了些什么。我好像把朵拉的秀色做了整桌的筵席，有半打碟子原封不动地撤去了。我和她亲切地交谈。她那动人的声音，那活泼的笑容，那最愉快的最迷人的小动作，使一个心动的青年甘愿成为她的奴隶。她是那么娇小，但我觉得愈小愈可爱。

— 愿 —



当她和摩德斯通小姐走出餐厅时，我又沉思起来，惟一扰乱我沉思的是摩德斯通小姐会对她说毁谤我的话这一忧虑了。那个秃头的和蔼的老人告诉我一个长故事，我想是关于种园子的。我当时似乎听他说“我的花匠”。我装出十分注意他的表情，但我实际上却正与朵拉在伊甸园中游玩。

当我们来到客厅，摩德斯通小姐那阴沉冷淡的神色，又引起我的忧虑，怕我在我的所爱面前受到毁谤。但我却意外地释出这种忧虑。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小姐打着手势把我叫到一个窗户那儿。

我和摩德斯通小姐面对面站着。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小姐说，“关于过去的家务事，我不想再说什么了，那不是什么令人快活的话题。”

“对，小姐。”我回答说。

摩德斯通小姐表示同意说：“过去的争论，过去的侮辱，我不愿意重提。我受过一个人——一个女人的，为了我们女人的自尊，我说起来未免替我们难过——的横暴，提起她，我就觉得憎恶她；因此我就不提名道姓了。”

我一听她提到我姨婆就觉得冒火，但我却只说，如果摩德斯通小姐不提她，那也好。我又补充说，当我听到别人不礼貌地说她时，我就不能不用一种坚定的语气来发表我的意见。

摩德斯通小姐闭上眼睛，轻蔑地低下头，随后，又把眼睛睁开说：“大卫·科波菲尔，我不必隐瞒，在你童年时我确有一种看法，觉得你没出息，这见解可能错了，你或许变了。这在我们之间已不成问题了。我认为我是出生于一个有

— 怨 —



着坚定性格的家庭，我不会随环境而改变，我对你有我的评价，你对我也可以有你的见解。”

这次轮到我低头了。

“不过，”她说，“这两种意见可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发生战争。目前看来，不论从哪一方看，都是不发生冲突为好。人生的机会使我们又在一起，将来说不定又在什么地方见面，我提议咱们在这儿以远亲相待吧。家庭使我们只好这样相处，咱们双方都不必以对方为话题。你赞成吗？”

“摩德斯通小姐，”我回答她说，“我认为你和摩德斯通先生对我和我母亲都太残忍了，我一生都这么认为。不过我完全赞同你的提议。”

摩德斯通小姐又闭上眼睛，低下头。而后她用她那冰冷的硬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就走开了，一面调整她手腕和脖子上的小锁链。这些链子好像和我前一次见她时的那一副相同。这些链子与摩德斯通的性格连接起来，使我想到监狱门上的锁链，让所有看见的人从外面就可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那一整晚，我所记住的是，我听到我心爱的皇后弹着六弦琴，用法文唱动听的名歌。歌词为：“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不停地跳舞，嗒啦啦，嗒啦啦……我陷入陶醉的状态。我顾不得吃点心，我也格外厌恶加料面。我只知道，当摩德斯通小姐把她监护起来，带她离开时，她对我微笑，伸给我那纤柔的小手。我在镜中看到自己，完全是痴呆、愚蠢的。我带着一种极其痴迷的状态入睡，也在那种状态下起了床。

那是一个明朗的清晨，我想我应当去那些有拱形的格子棚下的小径散散步，也回想一下她的影子。当我走过门厅



时，我遇见她的小狗，狗的名字叫吉普——吉普赛的缩称。我用柔和的态度接近它，因为我也爱上它了。但它呲着牙钻到椅子底下，大声地狂叫，一点儿也不想与我亲近。

花园清凉而僻静，我想着假如与这个亲爱的宝贝订婚，我不知会心醉到什么样子。至于结婚、财产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我当时与当年我爱小爱弥丽那样天真无知。只要让我称她为“朵拉”，写信给她，爱她，我有理由认为，她跟别人在一起时也想着我——那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奢望了。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狂疯的小情痴，但在这段爱情中，却有一颗纯朴的心，回想起来，虽然可爱，但却不至于使我感到可耻。

我刚散了一会儿步，就遇到了她。现在当我记起那个角落，我激动得连手里的笔也颤抖起来。

“你——起得——很早呀，斯本罗小姐。”我说。

“家里太沉闷了，”她回答我说，“摩德斯通小姐又那样不通情理。她说什么等到天气干一干，我才可以出门，干一干！（她说到这儿，清脆迷人地笑了。）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不练音乐，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我昨天告诉爸爸，一定要出来。况且，这是一整天里最明朗的时候，你说呢？”

我大胆地说（未免结结巴巴），我这时觉得明朗，但一分钟前我却觉得那么黑暗呢。

“你这是恭维呢，”朵拉说，“还真是天气变了呢！”

我结巴得更厉害了，回答说，这并非恭维，而是清楚的事实，虽然我未觉出天气的变化。我羞怯地加了一句：这变化是我情感上的。

她把她的卷发摇下来，遮掩她的娇羞，我从未见过那样



的卷发——我怎能见过呢，从来没有人有过那样的卷发。至于卷发上的草帽和翠蓝带结，假如它们悬在白金汉姆街我的卧室中，那多好呀！

“你刚从巴黎回来吗？”我问。

“对，”她说，“你去过巴黎吗？”

“没有。”

“哦！我但愿你能到那儿去一回，你一定非常喜欢它。”

内心的痛苦显现在我脸上，她竟想让我走，竟相信我能走，这让我无法忍受。我轻视起巴黎来。我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论人世间什么原因都不能使我离开英国。简而言之，她又摇起那些卷发，这时那只小狗沿着那路跑来，给我们解了围。

它非常憎恨我，一直冲我吠叫。她抱起它搂在怀里——啊，天哪！——爱护它，但它还是不停地冲我吠叫。我想抚摸它，但它不肯让我抚摸。于是她打它。看她用手拍它瘪鼻子的鼻梁处作为告诫，它却闭起眼睛，碰她的手，同时还是像一个小低音提琴一样呜呜地叫，这更增加了我的难受。它终于好了——它自然安静了，因为她那有酒窝的下颌正放在它的脑袋上——于是我们一同去花房。

“你与摩德斯通小姐并不很亲近，是吗？”朵拉说，“我的宝贝？”（后面一句是对狗说的，但愿是对我说的！）

“是的，”我说，“一点也不亲！”

“她是一个讨厌的人，”她噘着嘴说，“我猜不透我爸爸找了这样一个讨人厌的东西给我做伴，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要人保护，我一定不要人保护。吉普可以保护我，比摩德斯通小姐好多了——是不是，吉普，亲爱的？”



当她吻它圆球一般的头时，它只懒洋洋地眨了眨眼睛。

“爸爸称她为我的密友，但我敢说，她不是——是不是，吉普？我们——吉普和我——不会信任那种脾气古怪的老怪物。我们喜欢谁就喜欢谁，我们要自己找朋友，我们不要他们替我们找，是不是，吉普？”

它舒畅地吱了一声来回答，有点像水沸时的小茶壶。至于我，每一句话都是一堆新的枷锁，加在旧锁链上。

“我们没有一个慈爱的妈妈，就得找一个像摩德斯通小姐那样既怪僻又无聊的老怪物整天跟着我们，这真叫人难过——是不是，吉普？但我们不要相信她，不管她，只要我们自己开心，我们不理她，让她生气，不要讨她喜欢——是不是，吉普？”

假如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就要跪在石子路上了，结果我的膝盖就蹭破了皮，而立刻被赶出宅外。不过，幸好我们离花房不远了，我们到了。

温室中陈列着许多天竺葵，我们在花前闲逛。朵拉有时在这盆或那盆前停下赞美一番，我也站住了赞美同一盆。朵拉笑着把狗举起来，稚气地让它闻花的香味。直到现在，我一闻到天竺葵的清香，我就产生一种亦庄亦谐的奇异之感了。那时我看到在层层叠叠的花儿和翠绿的叶子前，一顶草帽，还有翠蓝带结，如云的鬓发，还有抱着小黑狗的秀美的双臂。

摩德斯通小姐正在找我们，她在那里找到了我们，她伸出那抑郁阴沉的脸颊让朵拉吻。然后她拉起朵拉的胳膊，带我们去用早餐。

因为茶是朵拉泡的，所以我喝个不停。但我记得我坐在



那里，使劲地喝茶，直到我整个神经系统（如果那时我有神经系统的话）破产。不久，我们去做礼拜，在教堂的长椅子上，摩德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中间。但我却只听见她唱诗，而所有的会众我全都听不见了，会上有一篇说教——那是关于朵拉的——我恐惧，那次的礼拜，我就知道这些了。

那一天过得很顺利，没有客人，只有一次闲逛，四个人吃了一顿晚餐，晚上浏览书画。摩德斯通小姐面前是一本讲道书，但眼睛盯着我们，极尽监守之责！啊！那天晚餐后，斯本罗先生坐在我对面，头上盖着小手巾，他绝不曾想到，我在幻想以女婿的身份热烈地拥抱他。晚上道晚安时，他也绝想不出，我幻想他已经答应了我与朵拉的婚事，我正祈求上帝保佑他。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因为海军法庭正在办理一件救船的案子，这需要对全部航海术的认识相当精确。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博士院中的人当然不会懂多少，因此法官已经聘请了两个年老的三一院专家，完全是为了慈善的缘故来帮助他。不过，早餐还是朵拉泡的茶。我上了车，她抱着吉普站在台阶上，我在马车中悲喜交加地脱帽向她告别。

那一天，海军法庭对我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听审时，我怎么把这个案子搞得一塌糊涂。我把他们放在桌子上作为高等裁判权标记的银桨上看出“朵拉”的名字，当斯本罗先生回家时，并没带上我（我当时有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他再把我带回去）。我又怎样觉得，我就是个水手，我驾的那条船已经开走，而把我留在一个荒岛上。所有这些我全不必费力来详述。假如那个昏睡的老法庭能醒过来，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来，才可能再现我的真情。



当然，我的梦并不限于那一天，而是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季节又一季节地做梦。我整天想着朵拉。当那些案件慢条斯理地进行时，我曾有时把心思放到案件上，但那只在婚姻案中，想知道结了婚的人怎么会不甜美。在遗产案中考虑，如果把财产全给我，那我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在我发生热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美的背心——不是为我自己，我并不羡慕那东西，而是专门为了朵拉——我出门时，带上草色的羊皮手套，也使我的鸡眼在那时生了根，假如你费心地让我把在那段日子里穿的靴子再拿出来，和我的脚天生的大小比一下，就能极为动人地表明我那时的心态。

虽然我因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把自己弄成了可怜的跛子，可我依然每天走许许多多里地，希望能见她一面。我虽然不像那一区的邮差那样著名，但是在整个伦敦街上无处不去。我在设有最好的女人用品商店的街市徘徊，我像一个不安分的幽灵一样，总被商品的陈列所萦绕。我本已十分疲倦了，却依然在公园里不知辛苦地走来走去。有时，经过长期的间隔，我见到她，也许看见她在车窗中摇摆她的手套；也许碰到她，跟她和摩德斯通小姐走上一小会儿，并和她讲讲话。但是，我很难过，因为我并没有说什么重要的话。或她完全不知道我对她倾倒的程度，或者她对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希望斯本罗先生再请我一次（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却总是沮丧，因为再也未被请过。

克鲁普太太是一个眼光锐利的女人。因为我这种爱恋只有一段时间，并在我写信给艾妮斯时，我也只写，我去过斯本罗先生家，“他只有一个女儿。”我没有胆量再多写了。我

— 缘 —

